

增評醫家心法

劉康題



131332
16

增 评 医 家 心 法

清·高鼓峰 原著

清·杨乘六 胡 珏 王汝谦 评注

楼定惠 董汉良 增评

yx151/12

浙江省嵊县科学技术委员会
浙江省嵊县卫生局
浙江省嵊县中医医院
一九八四年九月

前 言

清初浙东名医高斗魁，字旦中，号鼓峰。浙江鄞县人，曾居杭州，迹及甬、嘉。由儒而精于医，起沉痾痼疾，能悬决生死，“一时负盛名几如秦越人”，“求治病者无宁暑”。斗魁任侠，于遗民罹难者，破产营救；贫病交加者，倾囊相助，其医术医德多为后世医家称颂。

高氏宗尚李东垣、薛立斋、张景岳、赵养葵诸家，且多有发挥；临证论病，不囿经旨；辨证施治，独具创见，世人谓其：“夙以奇论鸣世，而治疾又能独擅其奇”，因此是一位学验俱富、敢于创新的临床实践家。

高氏一生忙于诊务，重在实践，因此其著作多为经验心得之谈，文字精悍语无泛论，主要留世著作有《医家心法》、《四明医案》等，其中《医家心法》系其一生临床经验之结晶，该书阐述诊法，二十五方论及内、妇、儿科等疾病诊治共二十余篇，对指导临床颇有实用价值。故自康熙年间（后人未见）以来，多次翻印。王琦亦将此书辑集于《医林指月》中；《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》亦收入是书。民间传抄者更难数计。近几年中医古籍得到出版部门的重视，不断重印或再版，这符合广大中医药者的要求。《医家心法》就是最近重印的一本好书。

《医家心法》系《医林指月》中胡珏的评本；收录在《医宗己任编》中的杨乘六、王汝谦的评本为《四明心法》，两书原文稍有出入，而评语各有见地，如原书“隔之为病，一阳明显之矣”这一观点，杨乘六表示赞同，且引自身治案以佐证，并

强调“不若专顾阳明之速效耳”！但胡念庵则力斥其说，谓“阅鼓峰所论列，未尝本《灵》、《素》之正义，而只为模糊影响之词，虽广为譬喻，曲引万端，总不外前人糟粕之余，即有可以节取之处，亦得半失半。后人若奉之以为规矩准绳，恐存济世仁心者，终无裨实用焉耳！”二、三百年来对高氏学说，招来不少异议和非难，然多是以己律人，以偏纠偏，语不中肯，于学术之昌明无益。吾侪谓：学术观点不可一律，仁智见歧，并存可也。然细较之，终有优劣之分，对于前人偏见，固毋庸后人为之讳言。有鉴于二种评本对高氏估价不同，而胡评本重印，杨氏评本极少见到，为提高广大青年中医的学术水平，故取《医家心法》清·胡念庵的评本与清·杨乘六评、王汝谦注之《医宗己任编》中《四明心法》评本相较，以加按增评，其间择要参以临证体会加以印证，并采用近人王新华氏点注本的字、词注释，名之曰：《增评医家心法》。使读者一览高氏此书的二种版本，尤其《四明心法》版，近几十年未此本，即见重印，此《增评医家心法》一书将二书合璧以饷读者。观原书评语中之“同”、“异”，固多可得到较大启发，而我们加按增评，虽未必句句中的，然“壁影萤光，能资志士，竹头木屑，曾利兵家”或可稍有所补，乃吾侪之企望也。（此次印刷，高氏原文用五号正体。）

本书在集合增评时，承北京中医研究院图书研究中心于天星老师热情支持，提供资料，同里、市名老中医章柏年先生审阅，全国著名老中医朱良春主任医师及绍兴市中医院陈天祥医师作序，同道张松耕老医师写跋，剡康先生题字，均谨致谢忱。

今年，正逢建国三十五周年，谨以此作为献礼。

楼定惠 董汉良

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

目 录

前言	楼定惠 董汉良
朱序	朱良春
陈序	陈天祥
高鼓峰学术思想简述	(4)
诊法、脉义	(10)
二十五法方论	逍遥散 七味饮 小柴胡汤 左金丸 滋肾生肝散①
	归脾汤 远志饮子 龙骨丸 导赤散 养荣汤 六君子汤 四君子汤
	理中汤 建中汤 香连丸 泻白散 生脉散 生金盞水饮 黄药汤
	补中益气汤 六味饮 疏肝益肾汤 八味丸 右归饮 左归饮
	(30)
伤寒	前胡汤② (46)
中风	(55)
疟疾	清中祛疟饮 清脾饮 香红饮③ 二妙丸 (59)
痢疾	白芍药汤 厚朴汤 调金汤 吕先生治痢④ 泽泻汤 (63)
鼓证	和中丸 金匱加减肾气丸⑤ 保中丸 (69)
鬲证	(71)
吞酸	(78)
眩晕	(80)
咳嗽	金沸草散 胜金丸 (82)
怔忡	(87)

①散：原本作“饮”。此据后文改。②汤：原本作“饮”。此据后文改。

③饮：原本作“丸”。此据后文改。④吕先生治痢：原本无。此据后文补。

⑤金匱加减肾气丸：原本无。此据后文补。

血证	固元汤		(88)
消证			(90)
弱证			(92)
霍乱	藿香散		(94)
伤风	苏叶饮①		(95)
胃脘②痛	化虫丸		(96)
痢证	清心散		(98)
妇人胎前			(99)
妇人产后			(103)
妇女带下			(107)
妇女淋证			(108)
小儿痘疮	加味葛根汤 红花汤 桔梗汤 丹参汤 五味异功散 当归黄连汤 保元汤 加味异功散		(109)
小儿痧③证	升麻葛根汤 白虎汤 甘露饮		(112)
小儿吐泻	七味白术散		(115)
小儿惊证			(116)
小儿疳证	参苓白术散		(116)
伤寒捷论	表证 肌肉 半表半里 传经里证 直中里证 表里俱见		(117)
跋		张松耕	(120)

①饮：原本作“散”。此据后文改。 ②脘：原本无。此据后文补。

③痧：原本作“疹”。此据后文改。

朱 序

曩昔尝闻章次公先生言及：“四明高鼓峰乃医林奇人。”盖高氏“起痼扶衰，悬决生死日时，多奇验”，而“治病多奇中。”故奇人者，乃医中之高人也。其所著《医家心法》，流传甚广，颇多精辟论述，真知灼见，弥足珍视。故杨乘六、王汝谦二氏合评之本盛赞之，推崇誉扬，不遗余力；但胡念庵氏由于遵经执着，拘泥不化，其评语时有偏颇过激之言，矫枉反直之辞，屡誉其为妄为谬，一褒一贬，遂使后学难以适从矣！

今定惠、汉良二君有鉴及此，乃将杨、胡二氏评本，互勘比对，综合分析，并联系临床实际，钩玄提要，抉剔幽微，将其中精辟见解，创新论点，予以钩稽发扬，孤诣冥搜，戛戛独造，岂止锦上添花，乃更上一层楼矣，对继承发掘祖国医学遗产，厥功甚伟，高公九天有知，当亦颌首称善也！余故乐为之序。

丹徒朱良春于崇川葆春轩
时在甲子中秋节

陈 序

吾国医学源远流而流长，历代名医所著述者，不下百十万种，洵可谓“汗牛充栋”者也。

自来，凡学者多以大小之殊以称书。先师徐荣斋论书之大小者云：“大者言其渊博，小者言其精约”。所谓大者当洋洋百万言，能广撷博采，其学理必宽厚而宏富，若《景岳全书》、《证治准绳》者属之；言之小者，则字不过三、五万，以短小精湛见长，其学理每有独创之卓识高见，如《脾胃论》、《医林改错》者属此。小书名其小者，但凭文字之多寡而言之，其间不乏名著杰作，启迪来者，造就人材，厥功不可湮也。

清·高鼓峰先生，浙东鄞县人。达于儒而精于医，所著《医宗己任篇》负盛名于医坛久矣，尤以《医家心法》（一曰《四明心法》）三卷，更是脍炙人口。是书虽不是十万言，然于理法方药多有高人之见，每发前人所未发，能阐前人之不明，于临床确凿合用，论理也精增不浮，堪称医林小书中之佼佼者，绝非拾人牙慧，草凑成篇者可与之同语。因其学术价值之高，故为后世所重。

钱塘胡珏念庵先生，曾对斯进行订正加评，予以刊行，世称“胡本”。所评也算中肯。然因胡珏对高氏学说之研究尚欠火候，间有偏颇过激，矫枉反直之辞，倘今人只读“胡本”，难免与高氏学说真谛相左，诚杏林不小之憾事也。

医友楼医师定惠君，董医师汉良君，有鉴于斯，乃贾诊余之暇，起而衡正之，发平日之所积，以临床之所验，悉心推敲，矫其枉而纠其偏，历时近载，方以《增评医家心法》本见示。细阅全书，获益匪浅，余以为是书，不但适于后生晚学，即便是老成博学者，定能读之受裨。为对楼、董二君精于医理，严于治学的精神聊表敬意，谨志数言，是为序。

陈天祥

一九八四年八月望记于绍兴市中医院

高鼓峰学术思想简述

清·高鼓峰为浙东著名临床实践家，当地“传其起痼扶衰，悬决生死日时，多奇验”。其著作多反映其临床经验，很少引经据典，说理不拘陈规，故有“所言多奇论，治病多奇中”之评；因从实践中来对后世临床医家多有指导价值，故“学人多遵用之”。虽后世评高氏著作有谓：“议论偏颇”；“词多偏驳”，或谴责其“无本杜撰之言”。然读其《医家心法》一书，参其《四明医案》的实录，不难看出高氏博采众长，自成家言，现为读《增评医家心法》之便，特将其学术思想作一简述。

一、扬丹溪四伤之说，强调拂郁致病

丹溪，后世称其为养阴学派的代表，然综观其学说并结合他临床实践，诚如王纶所云：“丹溪治病不出气、血、痰，三者又每兼郁”。气、血、痰、郁四因为病，即为“四伤学说”。高氏在（诊法篇）开言即云：“治病之要，在临证时，先察其内外、脏腑、经络、新久、虚实、痰、食、气、血”。因此从病因角度说高氏强调了气、血、痰、食为病；紧接着他说：“七情之病起于脏；七情过极，必生拂郁，病从内起”。指出内伤七情之病多以拂郁所致，并详细描述了拂郁之脉。并谓：“郁是气郁，郁则气不透，不透则热，热则为火矣”，主用越鞠丸、逍遥散治之。外感六淫，高氏亦强调拂郁致病，他说：“六淫所感，必生拂郁，病从外入”。亦描述了外感拂郁之郁脉，

并称此为外郁。因此无论外感、内伤，高氏审因强调“郁”之为病。

对血、痰致病，高氏有论有证，立法选方，治痰除实证外，强调脾、肾两虚所致的虚痰，治重脾胃，治脾用六君子、补中益气；治肾用六味丸之属。治血，强调淤血致病的广泛性，他说：“凡六淫、七情之病，皆有因死血、积于脏腑而成”，对淤血脉象描述“如线涂生漆”，并提醒后世医者：“医者遇此病，多以痰食求之，而于死血，多不知察”。气之为病，常与血病相依，从治痢可见其调治气血之一斑，高氏论治痢疾经验独擅，他宗丹溪“先水泻而后脓血，为脾传肾；先脓血而后水泻，为肾传脾”之说，并提出“伤气分为白，伤血分为赤”之见，论病因主“湿热”外，并创“皆由虚得”之论，又立治痢之规：“治滞下，当调气，不当破气；当和血，不当利血”，由此可见高氏宗丹溪四伤之说，擅长治杂病之一斑。

二、法东垣脾胃论治，善用补中益气

李东垣，以独擅脾胃论治著称，故后世对他有补土派代表之誉，著《脾胃论》一书，多为后来医家所宗尚，其治脾胃侧重在脾，强调升阳益气，补中健中，其核心的代表方剂为补中益气汤，至今为医界所推崇，临床颇为繁用。高氏治病，对东垣学说深得奥旨，在其《心法》、《医案》二书中，用补中益气汤主治或善后者，比比可见，高氏用补中益气汤无论内伤、外感、妇人胎前、产后等运用均得心应手，并有一套加减增损运用之法，如《二十五法方论·金中之土》对补中益气汤加减辨证运用有明确条述。其用此方范围之广，方法变通之妙，一言难以蔽之，如《鼓证》篇他说：“鼓即肿满，不论五脏六腑，新久虚实，一味补中益气汤尽之；但有郁而成者，和中丸为妙，即肿初起亦可。舍是而别有方法，吾不信也”。观高氏

此论，足见其对此方的崇拜。其他在（中风）篇、（伤寒）篇等均提出此方的运用。

高氏论治注重脾胃，以补中益气汤为通治之剂，他说：“凡属中宫虚损，病后失调，无不相宜”，并引倪氏之论曰：“七情内伤，脾胃先病，治宜补土，此方是也”，除此外，对四君、六君、归脾等调治脾胃之剂，亦多用之，如在其《四明医案》28案中用补中、归脾之类的案例达11则之多，足见高氏对脾胃论治的重视，亦反映东垣学说对他的影响，由此可见高氏治病有本，并非如胡氏斥为“披阅终编，见其用心，似欲出前人意表”，在其所列二十五方中的自订方剂均非无本杜撰之剂，而是立方有则，命方有据，如滋肾生肝饮为六味与逍遥散之合方，疏肝益肾汤为六味合逍遥散增损组方，如此方剂，不胜枚举。因此高氏之经验来源于前人又取道于实践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高氏治病重脾胃。盖脾胃为后天之本，先天不足全赖培后天补；后天之不足亦多由先天之匮乏；因此有先天生后天、后天养先天之循环资生之理，亦致医界有“补脾不如补肾，补肾不如补脾”之争。高氏在重视调治脾胃的同时，亦十分重视补肾养肾的疗法。因此，我们在全面分析其学术思想来说，温补学说亦占了一个重要侧面，而倡温补而成为一派的代表者，首推景岳。

三、宗景岳温补学说，汲取诸家之长

明·张景岳是温补派一代宗师，景岳博学多才，于医术外，象数、星纬、堪舆、律吕，皆能究其底蕴。景岳独创温补，收众家之长，变通出入皆有所本。丹溪力主滋阴，完素主于泻火，其后薛立斋欲矫其弊，用药偏于温补，景岳私淑立斋，祖绳东垣而参诸家之医学，创培补元气，温补肝肾之说，遂为温补派医学之宗师。高氏治病遵行景岳之路，读薛立斋、

赵养葵之书，深究景岳之学说，融汇贯通而运用于临床。从高氏《二十五法方论》所列方剂看，温补肝肾者占一半之多，在（伤寒）篇高氏对熟地运用颇有见地，如“经发表过多者，竟用逍遥散加熟地”、“兼食者，面必通红，气粗，脉必牢实，神志昏沉，胸前按之必微痛，视其微甚，用逍遥散加熟地，自四、五钱，可加至一、二两”、“如发热至九日、十日外，舌必黑，脉必洪数无伦，竟用人参一两，熟地一、二两救之”等等。如此用熟地之法，乃深得景岳用熟地之药法。其他在高氏所论各篇中，亦多重视温补，如（血证）篇，他说：“吐血，世皆知火证，便以寒凉温润之剂投之，土死金衰，木势转炽，疾反剧矣”“余俱当以大剂参芪回其气，待稍宽，即以重剂六味、左归等剂，于水中养木，亦须加人参，使气自阴生也”。从血证论治可知高氏运用温补法之娴熟；又如（消证），高氏深信赵养葵之说，认为“治三消之法，无分上、中、下，先治肾为急，惟六味、八味及加减八味，随证而服，降其心火，滋其肾水，则渴自止矣。内有桂、附之辛热，壮其少火，灶底加薪，枯笼蒸溽，禾穗得雨，生意维新”。此等治消之法诚为探本治源之论，实为温补法之妙用。对（弱证）的治疗更是强调阳虚之为病，认为“命门虚损，心火衰息”治用大剂养荣汤加附子吞八味丸。再看其所载28则《四明医案》许多垂危重证，高氏均从补肾温阳入手而转危为安，如治“一乡人患发背，上距风府，下连肾俞，通块肿起，肌肉青冷，坚硬如铁，饮食俱废，不省人事，医犹用解毒药”未见起色，反致邪毒内陷。高氏用大剂温阳之剂而愈。

以上可见，高氏在其临床实践中除重视脾胃学说外，对景岳温补学说亦颇心得，且运用自如，不愧为当时著名的临床实践家，其独创精神，虽后世胡念庵有评，然从其论述结合他

临床实录，高氏之论均为后世医学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其著作作为后世不可多得的经验总结。无怪高氏小小一本《医家心法》被许多医家收载和传抄而流传至今。

高氏善用温补，长于温补而不偏于温补，且从温补中引出了滋阴之一面，高氏之所以为后世奉为大家者，就在于他的胃阴匮乏之创见，虽清·叶天士有强调养胃阴之说，并有较系统的归纳，然从高氏之论，可见养胃阴较明确提出者乃为高鼓峰氏。故有必要作为其学术思想作一介绍。

四、观察动物羊豕之肚，重视滋养胃阴

高氏在《鬲证》篇中，对“胃阴亡”的见解，描写颇为深刻，他说：“胃为多气多血之海，人见其不思饮食，便为胃气之虚，而用参、芪、白术补之；见其食即呕吐，便为胃中之寒，而用姜、桂、茱萸以暖之。殊不知肠胃之为物，最是润泽，试以羊、豕之肚观之，必是滑腻稠粘，如液如脂，如膏如泽，在人胃亦如是，所谓阴也。鬲证之人，其肠胃必枯槁干燥，绝无滑腻稠粘等象，是胃阴亡也”。高氏之灼见，且受到泥古不化的胡念庵所抨击，他说：“先生管中窥豹，祇见一斑，而竟以是立言传世，致使后人禁用温补，为利少而害多矣”胡氏的责难，益见高氏的高明。

高氏论胃阴强调与肾的关系，根据《内经》“肾者，胃之关”的道理，认为：“肾旺则胃阴充足，胃阴充足则思食”。这对鬲证的治疗是一大促进，近代研究鬲证多由胃部癌肿所致，而这种病变初起常见胃阴不足之象，胃阴不足而症见舌光绛无苔，噎腐不化，纳谷不磨的常为鬲证之先兆，因此从养胃阴的角度治疗鬲证是一大进步，高氏从温补脾肾的另一个侧面领悟出滋养胃阴的重要性，证之临床颇切实际，因此作为高氏学术思想亦值得一提。

综上所述，高氏是步景岳之后尘的一位临床实践家，以擅治杂病见长，用东垣、丹溪之学，补偏救弊，宗薛立斋调补脾胃的学术思想，汲取景岳、赵养葵温补学说之精华，从理论到实践，把景岳温补学说运用到临床而取得成效的一位大家；其著作虽不引经据典，然皆有所本；并脱离本本，从实效着眼发展了中医理论，因此是一位敢于创新，博学多识的医学革新家，熟读其留世著作，对于指导我们临证，解决疑难重症都有一定价值。

诊 法

治病之要，在临证时，先察其内外、脏腑、经络、新久、虚实、痰食、血气，才以脉合之。（杨评）《脉经》一书，拳拳以诊法示人，而开卷便云观色察形，彼此参伍，以决死生。可见望、闻、问、切，诊家不可忽一。《难经》以切位四诊之末，则知望、闻、问之间，其于病情之大段已得，不过再诊其脉，看病应与不应耳。乃近来迎医服药者，不惟不先言其所苦，甚至再三询叩，终于默默而隐疾以困医者，诎知医而果可为人所困者，则其病亦未有不为医所困者也，不亦愚昧之甚耶？如证与脉合，或正治，或从治，可也；有证与脉不合者，则当审其轻重，辨其真假，或舍证从脉，或舍脉从证以治之。

（杨评）轻者从症，十惟一二，重者从脉，十当八九，景岳从舍辨，言之最详。复有证与时不合者，或舍证从时，或舍时从证以治之。证、脉、时三者，须互相参考。（杨评）诊家大要。谦按：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皆有色诊之文；孙真人亦有未诊先问，最不误事之训。诚者斯言，四诊不可缺一。

（胡评）《内经》之法，大要在察色、按脉、审时、辨证，验阴阳之多寡，识寒热之真假，分别脏腑雌雄，端理经络浮沉，神机之有出有入，气化之或升或降，须皆参互详察，体认既确，则神明可通矣。

何谓内？言七情也，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也。七情之病起于脏，七情过极，必生拂郁，病从内起。拂郁之脉，

大抵多弦涩凝滞，其来也必不能缓，其去也必不肯迟，先有一种似数非数躁动之象，细体认之，是无焰之火也，是无韵之音也，是往来不圆滑也。此为郁脉，法当疏之发之。（杨评）郁火脉极难看，缘火不透发，则经脉俱为所遏，故多沉伏不出耳。如火在下而以湿草盖之，则闷而不舒，必至烧干而自尽，故疏之发之，使火气透，则反可以自存。（杨评）所以忌用寒凉，必先升散之故，得此一喻，倍见省豁。何也？郁是气抑，郁则气不透，不透则热，热则为火矣。古方疏发，以越鞠丸为主，严用和以逍遥散代之。如单得郁脉，上二方是也。如郁而血为火逼，变成燥证，（杨评）如热甚而痛，及手足，头面似觉肿起，或两颌拥肿，臂膊磊块，烦躁作渴，四肢痒搐，两目直视，角弓反张，小便短赤，大便秘结之类，皆属燥症，其脉必浮数无序。疏肝益肾汤，从水生木，左归饮重加归、芍；或不清，乃加丹皮、山栀、黄芩，以清肝、胆二经，所谓夫妇并治也。

（胡评）拂郁二字，乌能概得七情？惟五运可以言郁，若七情不专主郁。《内经》九气论，言之详矣。

何谓外？言六淫也，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是也。（杨评）虽是六淫并举，然下文只就风寒而言，于暑、湿、燥、火未概也，须类推之。六淫之邪，或从皮毛而传络，从络传经，从经传腑传脏是也。（杨评）感邪由表入里，一层深一层，其间次第，此处分晰最清。亦有竟感于络，竟感于经者。六淫所感，必生拂郁，病从外入，故必皮毛先闭，外束其所感之邪，而蒸蒸发热也，法当疏之发之是也。大抵脉浮，或洪，或大，或紧，而必数者也，是灯原之火也，是击撞之声也，是往来不肯沉静而出于皮肤之外也，亦谓之郁脉，是外郁也。疏之发之不愈，则霜雪以压之，古方麻黄，桂枝、白虎、承气等剂是